

【阿難。若諸世界一切所有。其中乃至草葉縷結。詰其根元。咸有體性。縱令虛空。亦有名貌。何況清淨妙淨明心。性一切心。而自無體。】

在前面我們讀到阿難尊者的啟請，是聽了世尊前面開示之後，特別是否定了阿難往日所執著的能夠推想、能夠緣慮的心為非心。這個意思在楞嚴會上，自從七番破處之後，到世尊開示二種根本，已經將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了。阿難是代表我們大眾，雖然聽了佛重重的開示，依舊是不敢直下承當。換句話說，言語是聽懂，意思彷彿也明白，實際上沒有開悟，於是這才啟請。世尊答覆之前，結集經的人將世尊以下開示的意思給我們說出來，也就是佛教教學的目標，旨趣是在教一切眾生都能夠證入無生法忍。接著世尊就跟阿難說，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」，可見得心是有，心是真實的，絕不是說無心，心是一切萬物的本體，這在上一次已經細細的討論過。

今天這段經文是接著上面的意思來講的，從一切事物當中舉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心是有體的。所以叫著阿難，『若諸世界一切所有』，這意思就是說，諸世界，不單單是指我們這個世界。世界兩個字的意思，世是指時間講的，就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三十年為一世；界是界限，是指空間說的。要是拿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整個時空之內，但是現在人用時空，沒有世界這兩個字的名詞用得好，因為時空是死的，而世界兩個字是活活潑潑的，為什麼？它把一切有情的眾生也包括在裡面，所以比時空的意思要來得圓滿。除了我們這個世界，在佛法裡面講，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教化區，這個

世界太大了。要是拿近代的天文學家這些學說來看，大千世界就彷彿是一個銀河系，現在科學家曉得，太虛空當中像我們這樣的銀河系有很多。如果說一個世界是一個銀河系，十方諸世界就無量無邊，這範圍太廣大了。

這世界裡面凡所有者，「一切所有」就是凡是所有，如同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，這是指大的來說，大的是指世界；小的乃至很微細的，像一草一葉這都是小的這些體相。一縷一結是指一些事物，『縷』是一條很細的線，一條線；『結』是小事，把線打一個結，這很小的事。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塵、縷結，『詰其根元』，我們要是追究它的本源，它都有體性，『咸有體性』。可見得不但是小而有形者，就是像虛空，『縱令虛空』，虛空是大而無形者，雖然大而無形它還有個名稱、還有個相貌，所以說『亦有名貌』。由這個地方來看，我們就可以了解到，世出世間有情的眾生，或是無情的眾生，拿今天科學的分法，有情是動物，無情的是植物與礦物，這在佛法裡面分兩類，情與無情，大也好、小也好，只要它是一個物，一定它就有體。

『何況清淨妙淨明心』，什麼叫做清淨妙淨明心？這在《楞嚴》，佛用的這些名詞術語都非常的重要，這些術語詞句很簡單，含義很深，一定要明瞭，明瞭了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才能夠提得起觀照的功夫。什麼叫清淨？「清淨」是指它的本體沒有染著，這就叫做清淨。沒有染著的意思是在染而不染，可見得佛法裡面講的染著是方便說的。為什麼不染？因為這心體本明。「妙淨明心」，本體就是光明、就是清淨的，不但是在三善道它不染污，縱然墮在三惡道也未嘗染污。諸位常念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裡面所謂「不垢不淨」，垢是垢穢，染污都沒有，淨當然也談不上。為什麼說不淨？因為有染才說有淨，根本就沒染，哪裡來的淨！我們要體會這點意

思。處染而不染，這種清淨就叫「妙淨」，所謂染與淨是同時，染與淨是一如。實在講所謂染是迷惑而已，迷本來就是虛妄的，就不是真實的，但是迷關要是沒有看破，確實有迷惑的苦受。雖然有迷惑的苦受，本性並沒有染著，所謂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，不增不減，在《楞嚴》裡頭就稱作妙淨。

「明心」兩個字是說湛寂虛靈，這四個字佛法裡頭常常用來形容真心理體，湛是清淨，就像水一樣很清，從岸上一下都能看到水底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湛的意思；寂是寂靜，所謂是如如不動。水確實有湛、有寂的意思，水在不動的時候是寂，它有湛，有時候有寂的意思；起了波浪，水縱有湛，寂的意思沒有了。水雖然有寂、有湛，但是它不虛，它是實的。我們這個心妙極了！湛寂而且還虛，心裡面確實沒有一物。《六祖壇經》裡，六祖大師說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就是清淨妙淨明心，六祖大師證得了，所以他才能說得出。神秀大師沒有證得，以為這個心還有染污，所以要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這兩句話我們就曉得是迷而不悟的境界，是凡夫的見地。六祖是已經入了門的見地，那不一樣，所以心是虛的。真心既然是虛的，我們硬把東西往心裡面去塞，那行嗎？我們心裡真能夠容嗎？給諸位說，不能，那是很大的錯誤。我們現在的心不靈，不靈怎麼樣？就是裡面東西塞得太多，俗話所謂心裡有事。好像前一陣子有電影的片名字叫「心有千千結」，那你還有什麼辦法？當然不靈。心有千千結，是真的還是假的？給諸位說，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妄心裡面才有東西。我們讀唯識，諸位想想，阿賴耶識裡含藏的種子，世尊給我們說，如果業識種子要是有了體相的話，盡虛空也容納不下。諸位想想，佛這個話很有味道，沒有體相，沒有體相是什麼？是虛空的。空的，所以再多，它還是沒有形跡。

由此可知，心虛就靈，靈是作用，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，物有感，心就有應，靈極了。但是什麼？我們心裡面要是有一物就不靈了。那個畫符念咒的常說「誠則靈」，什麼叫做誠？給諸位說，湛寂虛靈就叫做誠，誠是真心顯露。我們凡夫很不容易顯露的，就是這個真心。修道的人，學畫符念咒的人他必須鍛鍊，要真心現前，長時間保不住，要能保持在短暫的時間心裡沒有妄念，心裡面讓它淨、讓它空虛，這個時候畫的符就靈，念的咒也靈。實在說念佛也跟念咒沒兩樣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六個字沒有一個是中國字，全是梵文，與咒有什麼兩樣？可是我們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念得不靈，與阿彌陀佛不能感應道交，問題在哪裡？我們的心不湛也不寂、又不虛，當然不靈。如果我們心真正做到這四個字，就叫清淨心現前，念這句佛號句句都靈，與阿彌陀佛感應道交，這才叫做用功夫。佛號幫助我們達到明心，明心就是一心不亂，明心幫助我們念佛。這也就是佛在楞嚴會上常常提到的常住真心，常住真心就是清淨妙淨明心，也就是前面所講菩提涅槃的真本。佛就是希望我們能夠直下承當，我們人人都有這個真心，以真心來學佛當然就成佛，才有成就。這是阿難所啟請的最初方便。諸位要記住，這是大乘法，一乘佛法裡面的最初方便，而不是一般的小法。真心，雖然是隨一切緣成一切法，它是隨緣不變，隨十法界之緣，十法界裡頭有染有淨、有善有惡，它能隨這些緣，可是它的體是清淨，任何一法都沒有法子染污它的，這才叫真心。

『性一切心』，性就是前面講的「清淨妙淨明心」，這是真心，也叫做本性。凡是說性都是從體上講的，本性為一切萬法之真心，「性一切心」。我們也可以說九法界眾生，不但是六道凡夫，包括小乘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在內，圓實菩薩是已經明心見性，而權教菩薩還是用妄心，九界有情妄心的本性就是真性。佛陀教給我

們，大主意就是要我們能夠明心見性，所以佛教的教育是以見性為宗旨。禪家常常提出所謂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，本來面目是什麼？就是見性。見也就是證，親見就是親證，見到真如本性就是見到自己本來面目。要怎樣才能夠見性？首先要曉得，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能見性，不能見性的障礙在什麼地方？這個道理如果我們要轉到唯識裡面來講，諸位就更容易明瞭，我們為什麼不能見性？我們的性迷以後變成識，這一變成識之後愈迷愈深。從初能變、二能變、三能變，一變為阿賴耶，這是迷了；再變為末那，這就迷得又深；三變為前六識，那就迷得更深。而由八識又一變為相應的五十一個心所，不相應的二十四個心所，所以是愈迷愈深。佛在唯識學裡面教給我們明心見性的方法，說之為轉識成智。我們先要懂得識是什麼樣的作用？識的作用是分別、是執著。怎樣去轉它？離開分別執著就轉了。

執著是第七識的業用、形相，分別是第六識的業用與形相，我們見色聞聲不用六識、不用七識，你見色聞聲當下就是自性起作用。自性見色聞聲了了分明，絕無隨念分別，所以心是清淨的，清淨的作用就廣大無邊，像《華嚴經》裡面講境界是既深又廣。再說到這個地方，佛給我們講，一切諸法本來都是深廣的真心中所現的幻相，所以一切萬法都是以真心理體為它的本體。近代哲學所探討宇宙人生的本體，一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結論，雖沒有結論，可是說法很多，這些說法，給諸位說，在佛法裡面講都叫做邪思，是不正確的見解。不正確的見解當然是錯誤，見解錯誤，他的行為當然就不能得其正。行為是業，見解迷惑，行為就造業，造作業之後怎麼會沒有果報？所以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。佛之所以說救世，救度一切眾生，他從哪裡救起？是不是從果報上來救？不能。我們眾生要遭大劫難，說是佛來救度我們，這個劫難可以免除，沒有這個道理

。諸位要記住，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琉璃王滅釋種，釋迦牟尼佛頭痛了三天，也沒辦法救他的族人。目犍連尊者示現神通，把他那一族的有一些人，他那個鉢變得很大，裝在鉢裡面飛上天去，這是脫離這個苦難，結果回頭在鉢裡一看都化成血水了。問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說，定業如此。所以佛能救我們的果報嗎？不能。佛能止住我們不造業嗎？也不容易。諸位要曉得，佛法不迷信，佛法不騙人。

佛法傳法不大容易，一般人不相信，為什麼？你看那些邪教一變個魔術，「我馬上就可以救你」，救災救難，好像有點小靈感，人馬上相信；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法之救度一切眾生是從教學上，是要改變你錯誤的觀念，從這裡救起。念頭正了行為才正，行為正怎麼會有惡的果報？當然就沒有。所以，佛法的教育最注重的是思想的教育、心理的教育，著重在這層上。佛要我們有一個最健康的心理、最清淨的心理、最真實的心理，然後我們的行業、果報自然是圓滿，與諸佛菩薩沒有兩樣。凡是祈求鬼神來保佑，甚至把佛菩薩也看作鬼神，這是冤枉極了，這也是迷信到所以然處。可是我們看看，不要看別的地方，就看我們本省的佛教界，哪些寺廟那些信徒到裡面燒香拜拜，有幾個人真正了解佛教的教義，而不把佛菩薩當作神明去拜，那又有幾個人？幾乎我們在外面所看到的，都是把佛菩薩當神看，把神也當作佛菩薩看，簡直就分不清楚。觀世音變成神，土地、城隍也變成菩薩，這是誰的過錯？絕對不是佛教本身的過失，是當人自迷，他自己迷惑顛倒。神是神、菩薩是菩薩，絕不是說你迷了，神都變成菩薩、菩薩也變成神，沒有那回事情，迷者自迷，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。

這一段的開示，是世尊給我們說明一切萬物都有自性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又是一切萬法的理體，它怎麼沒有自體？換句話說，真

心決定有體，妄心沒有體，妄心還是依真心為自體，不過是迷於真心而已，它離了真心它就沒有體。這也就是說凡夫錯認、錯執著妄心，把真心迷失了，見不到自己本有的真性。這段話可以說將真本已經說得清清楚楚，雖然說得這麼清楚，當然我們聽了也相信，佛沒有妄語，句句話都是真實言，何況又說得這麼清楚，試問問我們能不能接受？如果諸位說「不能」，這個話是真的，我也相信；如果你說「我能」，靠不住。為什麼？你要真的能，你現在就成佛了，捨妄就證真。成佛有這麼快嗎？真有這麼快！佛就在這部經裡面講的，「歇即菩提」，《楞嚴經》裡面修行一個字，「歇」是什麼？歇妄心，妄心歇了，真心就現前。你要是修行，修行麻煩，《楞嚴》裡面太簡單，再簡單也沒有《楞嚴經》裡面這個法子簡單。歇就是從今以後再不用妄心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八識是妄心，我們決定不用八識。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，還是會打妄想。正是因為我們想接受又不敢接受，很想這樣做可是妄心又放不下，這就跟楞嚴會上阿難的態度完全一樣。你要說他不明瞭，他聽得不少，也能說得頭頭是道，要能真捨得了還真捨不得。釋迦牟尼佛把這個情形看得很清楚，所以底下責備阿難。

【若汝執吝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為心者。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。別有全性。】

在這幾句話裡面，是世尊教阿難自己勘驗現前我們用的心，究竟是真實還是不真實？如果要是真實的，不會受外面境界的影響，它有『全性』存在。「全性」是什麼？就是它一定具足有體、有相、有作用，體相用都是獨立的，這才叫全性。我們一句一句來解釋，『執吝』，執就是執著，吝就是捨不得。執著捨不得什麼？下面就講我們的妄心，能夠思惟、想像、攀緣的心，在此地佛說之為『分別覺觀所了知性』。所謂「分別」就是能夠推想，藉著外面境界

起種種分別的念頭。「覺觀」，雖在一心，二相不具，粗心粗念，叫做覺；細心分別，叫做觀。前面講分別是我們凡夫，覺觀是二乘聖者所用的心，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，他們的心思很細密，不像我們凡夫粗心大意、妄念紛飛。凡夫也好、外道也好，小乘、權教，總而言之，分別與覺觀都是依他起性，他們所用的是什麼？全是用識心，用八個識。諸位讀《百法》曉得，八識五十一心所都是有為法，百法可以分為兩大部分，前一部分是有為法，後面六法是無為法。所謂有為法都是依他起的，都是不真實。

譬如六識現行，由六塵生起。嚴格的講，每一個識的生起它的具緣有多寡不等，譬如我們常講，眼識的生起要九緣生，耳識的生起要八緣生，這就說明是因緣生法。因緣生法，諸位曉得，沒有自體。前面也講全性，全性它有自體。它沒體，沒有體的相叫妄相，這假相，有體的相叫實相。由此可知，凡是從識心生起的全是妄相，依他起相、遍計執相，它不是實相。雖不是實相，由於根塵相觸，識生其中，它對於這個根塵也能產生種種的解釋，了知，它也能明瞭，所以叫做『了知性』，「了知性」就是第六意識現行的作用。我們一般人幾乎都把第六意識當作自己的真心，所以特別在此地講「分別覺觀，所了知性，必為心者」，把這第六意識當作自己的心。底下就教阿難勘驗，來勘驗這個心究竟有幾分的真實性？所以問阿難，『此心即應離諸一切』，一切，底下就舉例子說，『色香味觸諸塵事業』，就是六根離開六塵境界，它還有沒有？諸位要曉得，我們眼根要是離開色塵，就沒有眼識，眼識不能生起；第六意識如果離開前五塵的落謝影子，離開阿賴耶的種子習氣，第六意識就不能存在，它沒有自體、沒有自相。換句話說，全性裡頭完全獨立的體性找不到，這就證明它是完全的虛妄，它不是真實的。這些地方我們要細心的去體會，體會學一個本事認識自己本來面目，我



們當前的問題、將來的問題才有能力去解決。如果還要是執著妄心為真心，不曉得真心是何物，我們眼前的問題都解決不了，永遠在迷惑之中。下面佛再舉例說明：

【如汝今者承聽我法。此則因聲而有分別。縱滅一切見聞覺知。內守幽閒。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】

這個兩句當中，實在講怕我們不會勘驗自己，這給我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，從這個地方認真的來測驗我們的六識是真還是妄？佛舉的這個例子，正是所謂教學法裡面就近取譬，這是格外來得親切。這個妄心，八個心王、五十一心所，你只要認識一個，其餘都可以以此類推，怕的是什麼？一個也不認識。在這個地方是舉出來，實在這個妄心心所太難辨別，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，舉什麼？佛說法，你在這裡聽法，我們就從這個地方來舉例子。阿難因佛說法的音聲而有分別，假如離開佛說法的音聲，阿難還有沒有分別？如果離了法音就沒有分別，可見得八識裡面的耳識是虛妄的，耳識不是真心。這就是耳識了解了，前五識都是這種情形，離了塵境就沒有自體，識不能生。

但是前五識容易明瞭，第六識麻煩，第六識怎麼樣？不必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它也會生心，在床上睡覺它還會作夢！諸位要曉得，作夢是第六意識起作用。底下就更進一步，這就講第六意識，『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』，見聞覺知是指外面境界，把外面境界都隔斷，眼也不見、耳也不聞、舌也不嘗、鼻也不嗅，六根不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這是假設的話。前面這五塵境界離開，前五識不生，不生怎麼樣？它還有個內心，內心有幽閒，幽閒就是說內心寂靜，俗話所講一念不生，這個境界是什麼境界？是小乘人的境界，阿羅漢、辟支佛，甚至權教菩薩他們的境界。在楞嚴會上講第九定，這個功夫也相當的深，四禪八定，它比四禪八定還要高一級叫

第九定，我們看起來這還得了！第九定的定功，諸位要見到之後，佛菩薩說法準不聽了，為什麼？佛菩薩說法不希奇，第九定了不起。第九定的定力可以能定多久？佛在經裡面講兩萬大劫，還得了！這是講阿羅漢，兩萬大劫他回小向大，他要不回小向大，不止兩萬大劫。

如果說一個人入定，定個半個月、定個一個月再出定，這是活神仙！這樣的功夫在大乘佛法裡叫雞毛蒜皮，真正的好東西不認識，把不足道的這些小事看得比什麼都重，這叫迷惑顛倒。小乘人的境界，你看看佛在此地說的都很難聽，他們的境界是什麼？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，這就是小乘人的涅槃境界，也就是第九定的境界。所以我們現在有些修定的，盤腿在那裡面壁，閉著眼睛得一點輕安，就以為很了不起，比起阿羅漢還差遠了！阿羅漢到這種境界，給諸位說，不見性，還是妄心用事。所以佛舉這個例子來說，因為當時在會證得這樣境界的人很多，就小乘聖者他們所證得的境界來舉例子。小乘人確實有不少把這個境界當作法性，而佛知道他是內守法塵。法塵有兩分，一分叫生法塵，一分叫滅法塵，他還是執著滅法塵的境界，所以說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換句話說，根本他們就沒有見性，他們是執著法塵，自己心裡面得到幽閒，那個幽閒是分別心，在那裡分別，自己感覺得有幽閒，這就是一種分別。影事就是不真實的，這個境界還是夢幻泡影。

剛才說過這個法塵兩分，生法塵、滅法塵，在此地略略的給諸位介紹一下。什麼叫做生法塵？所謂生法塵是第六識，不是向外面攀緣，是向內攀緣，攀緣什麼？攀緣前五塵落在阿賴耶識裡面的印象，唯識裡面稱之為種子。譬如我們昨天辦的事情，昨天眼見的人、耳聞的聲是昨天的事情，今天我們一想能夠想得起來，昨天的事情已經過了，事過境遷，可是印象落在阿賴耶識裡頭，阿賴耶像倉

庫一樣。我們五根五識緣不到，沒有辦法到倉庫裡把東西搬出來再重新看看，沒有這個能力，第六識有能力，第六識可以緣外面，與前五識起聯合作用，可以攀緣外面；又可以獨立的聯合末那識，跑到裡面去看看，它神通廣大。所以昨天的事情，或者去年的事情，甚至功夫好的，前世的事情他都能曉得。為什麼？阿賴耶識的種子在。夢中獨頭意識，睡覺會作夢，就是第六意識去攀緣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，起現行，在夢裡面形成境界，這種情形就叫做生法塵。第二種，這就不是凡夫，專門指這些修道的人，他是都不外緣了。不像生法塵，生法塵我們凡夫都緣，緣內又緣外。小乘人不緣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小乘人修行的特色是遠離都市、遠離聚落。凡是一般世間人住的地方，他都跟它隔離，他要找到一個很清淨地方去修行，這是小乘人的修法，他把外境都斷絕。專門修什麼功夫？向內緣，這個內緣就是此地講的內守幽閒，守住他定中的境界。這個定中的境界，給諸位說，若不是法性，就叫做滅法塵，所以它是個暗境，不是一個光明的境界。實在講，在小乘人，只知道明等一類的生境為六塵，不曉得還有黑暗的那一類滅的境界還是屬於六塵裡面的滅法塵。這個境界，諸位要曉得，《楞嚴》裡面講六結三空，六結裡面第一個是動，第二個是靜，六結三空，楞嚴會上是從耳根說的，主要是取觀世音菩薩修法「反聞聞自性」。耳根最初兩個結是動靜，如果在眼根上來講就是明暗，耳根的動靜要是明瞭，眼根的明暗也就通達。這就是說明連小乘人只知道明是塵境，不曉得暗也是塵境；正如同我們曉得動是塵境，不曉得靜還是塵境。在六結裡面，阿羅漢是住在哪一結？住在第二個結上，他就這麼大的本事。他都不曉得暗境之後還有四大關，六個關口他到第二關，他以為就見了性，以為就證得大涅槃，這是很大的錯誤。好比我們旅行，我們當中要經過六個站才到目的地，他在第二個站就誤會以為到達目的

地。這是小乘人的境界，佛在此地指示出來，縱然滅一切見聞覺知，見聞覺知都是動相，動這一關你已經度過去，內守幽閑，你守在靜的關口上，就是說他不再分別、攀緣前五塵落謝影子。他要是守住，不肯捨棄幽閒的定境，講到極處他還是墮在分別法塵影事上。

「內守」，守有能守、有所守，能守就是一般經裡面講的「制心一處」。雖然小乘這個境界，佛在這裡說得很難聽，我們做不到，我們不要說是這個境界，初禪都做不到。我們讀《楞嚴經》，千萬不要瞧不起小乘人，佛呵斥他，那是佛的地位，我們不行。這就好比佛是一個大學校長，阿羅漢是個小學畢業生，他罵他沒有學問、罵他沒有出息，行。而我們自己本身還是幼稚園的學生，望小學畢業生，那是我們的老學長，我們處處都要跟他學！所以我們絕不可以慢待了阿羅漢。輕慢阿羅漢，經上講的果報也是很麻煩，也要遭罪報；佛菩薩對他可以這麼說，我們不敢。這部經算是圓頓法門的了義經典，所以這個道理我們要通達，我們不可以輕慢阿羅漢，我們對他要像對待佛一樣的敬重。所守的就是禪定的境界，這種境界看起來好像是非常的寂靜，實際上並不是真正的靜，它還是有動，動得非常的微，而阿羅漢的定功還覺察不到。這是佛在大經裡面給我們講，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。這個生滅就是動，這個動實在是太微細，連阿羅漢的定力都覺察不到，他自己以為是很靜了。這就好比我們看水，表面上看到水很靜，像一面明鏡一樣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底下流得很急，我們看不出來。表面上很靜，下面流得很急，阿羅漢的境界就是這樣的。這是由於小乘、外道沒有悟入圓滿的理，所以他不通達萬法畢竟空的道理，當然他更不曉得煩惱與菩提不二、生死與涅槃一如。這是圓實的道理他不懂得，所以離六識無別定慧之體，要從根本上來探究，他還是用的分別心。

大乘菩薩跟這些小乘人用心就不一樣，大乘菩薩了達一切法畢竟空寂，所以人家不用分別心達到禪定的境界，這是真正的三昧；小乘人不明這個道理，是用分別心達到定的境界，就是用內守幽閒這個方式達到這麼高的境界。他用心不一樣，所以他境界也是兩樣的，無分別心是真實的境界，有分別心是虛妄的境界，還是法塵分別影事。雖然我們做不到，但是這個道理明白之後，嚴格的講，不是我們做不到，如果要是我們做不到，釋迦牟尼佛說這些道理、說這些方法，那又有什麼意思？難道是故意來吊胃口，拿我們來窮開心？佛不如此，佛不但沒有妄語，佛不跟人開玩笑，佛沒有戲論。換句話說，不是我們做不到而是我們不肯做，我們果真肯做哪有做不到的？佛在一切大乘經裡面對我們最大的期望，就是希望我們直下承當。所謂直下承當，理明白了，「我能做得到」，佛可以做到，菩薩可以做到，我也可以做到，這叫直下承當，這是佛說法最大的期望。如果我們聽了佛的法，理也懂得，很感嘆：我的業障很重，做不到。佛也只好嘆一口氣：好，再來吧，再教一遍！只有這個辦法。但是佛的教學很有耐心，他不灰心，一遍不會兩遍，一輩子不成功下一輩子再來。只要我們肯接受，佛總是很耐心的來教導我們，絕不會捨棄我們。小乘人沒有這麼大的耐心，小乘人教你一遍，你要不會，他就不耐煩教你第二遍，只有大乘菩薩才有這個耐心。

這一段還沒有講完，但是這一段文雖然不長，理很深，對我們無論在行門、在解門上都是關鍵的部分，相當的重要。這個道理說真正的明瞭，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，不但是在學佛上有很大的幫助，實在對生活上幫助更多。諸位要曉得，學佛是學智慧、是學覺悟，智慧、覺悟是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。假如智慧與覺悟不能運用在生活上，那我們又迷惑顛倒了，所學非所用，那這個東西學了有什

麼用處？可以不必學。學了就有用，穿衣也用得上，吃飯也用得上，待人接物統統都用得上，所以這門學問是活活潑潑的，不是死呆板的，用途非常的廣泛，學了立刻就有用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